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九

卷第七十九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二十二

與王子雲書 壬申

子雲大兄足下子雲惠我書者屢矣儀不一報也儀敢一日忘子雲哉進未能東縋奴酋馘夷退未能伍巢許傲夷齊誠爲子雲羞故不敢向子雲一語耳聞子雲方設絳帳教授諸生人以

子雲爲迂我以正不然也處亂世之道在各安其意耳安意之說成桓文之功興立辭張之節無以異也公明終身不仕田疇之一用即闕安石之待時而動張祿之求用若不及皆各安其意耳翁之所以未敢通一言於左右者以無以自明其意也兄之教授於兵戈擾亂之際者以自安其意也今翁隱計决矣五湖之畔林屋之傷有興一人焉吟咏新詩以當三百篇誦讀新文

以當爻象諢訓及其死也有遺書一編不知者以為奇篆鳥跡而知者以為陰符握機經之流則必汝友茅生也

與鄒子尹書 己未

元儀頓首子尹足下儀交天下士衆矣直口熱心無如子尹者故與子尹相習之日淺而相許之意淡于君之才廓之學廣之切磋之日早盡子尹之所至不可量而儀與子尹猶若有耿耿

也念如儀者雖不足以當子尹其志意亦未肯爲今之人也非子尹莫啟我子尹生平之過失在於泛而失歸銳而無緒儀不盡於所欲言於子尹子尹安肯爲我盡所言故先以行藏之事揆子尹子尹所規我者中吾之膏肓儀之意得矣苟不爲子尹盡其言是儀負子尹也請先竭其愚以無負足下而後自宣其過以明足下之不負我耳夫所謂經世出世者無兩機亦無兩用

也故未有能出世而不能經世者世但疑能經世而不能出世耳不知不能出世者謂之可爲世用而不可謂之經世古來經世人原不多許其間或談禪或談學而闢禪或幷學而不談要之皆經世人也晦菴尚未究徹故曰孔明君實爲未知道耳嗟乎使人欲向事功外別尋心性此荀奉倩才膽識之說以端士衡官則則可豈所以言第一流究竟哉然儀所以挨子君者正

非謂兩者之機用而爲兩者之託跡何也出世者亦慈悲爲本以普度爲畢苟忘經世棄其出世者亦非然古之聖人亦未嘗不主一而託跡也西方之聖人讓王位而不居東方之聖人環轍跡而不倦其爲一世師同也其爲萬世師同也而其出處頓異此託跡之說也天下之談禪談學者以二聖人分耳予尹知二聖人之合則其出處之故必非因原委之差別而在於託跡

之因時吾輩爲二聖人之徒豈可無卓然自擇之地而混然以用不用聽之世哉儀以爲東方之聖人未嘗得一日之權位也然無一日忘權位之心吾輩苟以其心卽終身一布衣謂之出亦可使度量斯世兵刑教化不必自我任之卽辦西方聖人之心絕不宜沾泥帶水此揆子尹之本旨也若子尹日日經世日日出世之言此鬨之久矣上堂據坐籠罩一世話頭此談禪談

學習氣願子尹不爲此更願子尹尤莫向我爲此我兩人者猶可平實商量者而子尹猶爲此則高於子尹者望而走卑於子尹者傴而承誤子尹之終身莫有益子尹者矣儀所謂泛之而失歸者此類是也普說華嚴無上功德況七祖之儔揚憨師之耆宿乎讚歎鼓倡接往詔來豈天王自邀之比而俗士以爲聚衆釀亂妄也然子尹以爲保障吉州之曲突徙薪則迂矣何也黙

格潛孚世未嘗無其理然無取焉於此則爲亂
之民正未必肯祖華嚴之人而誦經退虜適以
資千古話柄況無上正法卽舉世爽虜亦不廢
翁嘗怪大乘經前後止因末法衆生多設此持
誦傳寫等語未必一一如響愚人殉目前徒以
啟不信者之心不謂予尹又爲此言也學者於
一時萬世俱不能廢作述然夫子之聖其刪詩
定禮著春秋皆以時而漸爲之足下欲舉十三

植之書一時而就之徑亂步失道固然也至欲置一二書舫不廢行游訪友而可蒯莽編纂甚善然既欲一時纂十餘種之書而又不能如司馬遷之斷絕賓客董子之足不窺園恐未能成也即成而掛漏多矣至於一二奴子幸漸詩禮之餘補一弟子員足下即欲引之著作之場足下立賢無方之意善矣以此言著作宜其視之太易而舉之必誤矣今之士大夫槃槃如也豈皆

能供綿縎佐足下之十一耆者乎而足下欲以此堅人太濫苟四人之中或有足凌今古者亦不可知然兒不知其人徒以翁子員而即欲與之共著作則吾與足下之郡皆堅郡也郡不下三四千翁子但可與言此乎願足下重視著作善矣儀所謂鋭而無緒者此類是也儀所欲盡於子尹者非待今日而其大旨不出此兩語故即兒今日之來札而一引其端非如今之學者

吐一語必相駁不聚訟不休也若子开遣劉祠部再欲流通王新隆事皆眞切出世眞切經世也儀敢不拜教之辱然來札中又有二事則其過失又不止於前兩語舛非儀所訂足下有此也足下家世理學一門師友誠有如足下所云者若郭司馬五世之嫡推原隱德貴學使四世之說姑據蟬聯皆無所不可而足下必欲引已而彌六世夫以五世之後而兄能繼之僅爲不

斬之澤兄苟能繼天下有口何必皇皇自鳴乎
此正其歉而不足何云盈滿也大丈夫於此予
名根尚逼迫若此焉能撒手懸崖耶師巫之說
古所不廢而士君子恥言之故以酣歌比頑之
穢德而謂之巫風則可知矣天姥庇痘此師巫
之流所以愚老嫗欺穉子籠賂飽餐之智者也
足下有志於學聖人者而乃屑爲此何其詭而
不經陋而無識也若欲以質庇衆生則藥師之

本願自狂何不推明而必引手於天姥仰翁當大歲種痘時以稱讚大士名號不已因擊降臨何煩神船迎鬼耶至於殺牲一事無益而有損足下不能禁人而又從爲之辭得無爲夫子之所惡耶若曰少而不足惜則先王惡小而不爲之言吾知其妄矣此數淺易明之事而足下猶混亂如此足下肯眞受忠告幸速毀其板無自禍以禍人禍人還自禍也孫宗伯遂以一詩知

翁乎不可謂非元儀之知己也鄒南皐先生不唯為足下言不肖且向小奴諄諄焉孔北海亦知有劉備今古如一翁雖不敏敢不痛受箴規洗腸刮胃以副知己請承足下之所規者一一為足下數之文人習氣未除法筵懺過不無點綴潤飾罪一游戲之機鋒欲拈弄舉業時習嗚咽悲歌嘗泣笞人餘習罪二降氣交天下而徒以談鋒太銳致知我如子尹而猶疑以自無天

下士罪三請聞已之過如救頭然世尊背爲我
言如子尹者交八年矣亦待今日咯十殘齒而
猶以不受規擬我必其誠於中者未能形於外
也罪四有此四罪非子尹安得聞我過乎若以
軻孟子而謂儀之自輕則子尹過矣子思以孫
而字祖爺儒云至軻而失其傳爲此左證也夫
子對門人亦自稱其名非謙也祖而字之先賢
而名之非妄也此可會通觀也若弟之近業唯

有武備志一書序願以就正子尹弟所欲爲之書
亦不減子尹十一種而力薄才拙不能兼畢故
姑竟此而後它事焉度秋半稍有次第矣便當
一登廬山此時子尹有意乎儀當與洞庭吳凝
父共來正有平實商量未能搏舌戰之孰勝也
天下事豈徒以舌哉弟藉庇幸於此月之四日
舉一子此在弟身亦誠可有無差足慰垂白之
老姊竟兄所喜聞耳弟生平若不得與兄長語

今因兄亟教不覺饒舌亦謂非子尹不足為此言也或儀之言子尹以為未當幸直教之吾輩固不以口舌鼓聲亦不欲兄有遺知耳第以筆墨當口舌以口舌當心臆則吞吐之意唯求其達不能為文故率率直書語不鍛鍊書不楷工可與兄平實商量未可遂求教於先輩若其心已無媿於古人矣兄以為何如

與宋獻孺贊畫書一　壬戌

獻孺吾兄閤下獻孺休暢獻孺今日之官乃古
之樞密直學士也今日之職守乃本朝揚虞坡
而後不再見也古之爲此官者以高科累資而
起虞坡之任此尚在太平之日且其登甲第亦
十數年矣今獻孺起田閤一旦得之自有東事
以來朝廷破格用人外則舊經撫内則高陽與
獻孺耳獻孺又自田間起則又在三公上也獻
孺何以報　明天子哉頃見太公於灝上執儀

手曰好奇語吾兒戰陣不勇非孝也嗟嗟獻孺忠孝在此一舉矣高陽當此日雖慚離魏闕自不得置其身於進退之間獻孺當此日亦安可置其身於榮辱生死之介乎獻孺毋以我好盡善然吾身雖賤而道不屈君爲凌煙客我作灌壇令各從所好而已又焉能面諛故人從臾足下爲縣頭公耶名高者毀之媒位顯者忌之招頃行邊之命下舊都冠蓋相賀相詫豪杰欲自

見之士不識獻孺一面者欲我介紹其名姓於
獻孺人之趨向若此則責望亦可知獻孺可不
愼哉獻孺無自寬人之責獻孺亦如獻孺向之
責人也獻孺之責人者尚恕人之責獻孺者又
且十倍也何也其遇與人殊也自東事以來贊
畫者至獻孺而五葉孫兩君以不改其本有保
身名至今日何劉兩君一以璽丞一以兵曹郞
皆歷有名位而竟以超越三等遂蒙不韙之名

身家未可保獻孺雖賢於彼百倍處其地順易十倍然世眼頗淺安可不深念哉雖然古人先貧而後形今我請先形而後貧士所不易得者時也以足下今日之乘時又當天下待援之日圖中興之業救累卵之危此順風而呼耳獻孺勉之哉𠌫人有言寧逢惡賓無逢故人又曰士爲知己死今有知己在上而儀敢避故人之嫌寧我負獻孺可使獻孺負知己耶𠌫封醉鄉已

剖符久矣唯觀獻孺眞侯印未較其款識大小耳答太公一詩呈教

與宋獻孺兵使書二 庚午

兄監軍聞已得旨矣此禍竟以致變坐兄與祖帥可哭也祖帥已大業中朝縱憒憒豈忍疑兄乎第得旨已雲大司馬所坐背旨捐劄等罪而止坐以傲刻刻則不敢嚴實受教於君子矣但後當兵管過七十日應恨而不與他三營未一

何而驟何獨刻於此也傲軍致變乎軍不惡傲也若他有所傲而致變則致變之罪不在翁也翁死如飴矣今幸內賊盡驅四城恢復在指顧之間師相建無前之功則翁之患難相從不爲過舉世不用英雄世亦不須英雄翁不敢當世殺英雄之目而可從無所用之數以死兄雖爲翁憎死當不必爲天下憎翁也事機不可失而艱戚亦未可所謂苟其不然百拜何益兄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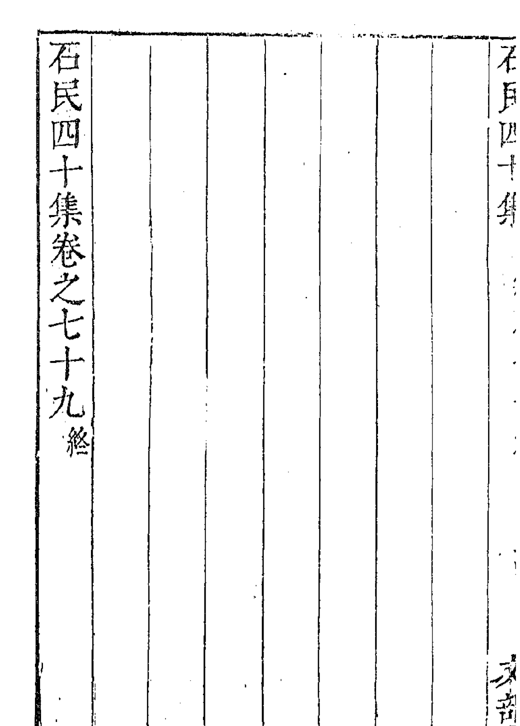
區區之言似足補時賢之不及也當時祖帥之回若非相公推至誠翁以身命任之事必不就然無論相公不曾屈而翁亦未少假蓋徒足以益其疑即成而足以釀異日之大患耳又來饒舌兄秘之可也

與劉晉同督撫書 巳巳

歲暮忽聞仁兄掛名彈書不覺浩歎非爲兄歎也歎世之遂至此也新年得其書讀之不覺大

喜非爲世喜也爲兒喜而因以自喜且爲世喜也夫以忌者之口宜詆之無所不至而乃僅曰改法爲民害而已究其改法之故則曰志在急公而已有志而無才宜其厲於民而又曰才有可用才之可用者或不足於守而乃羅列纖跡皆代者之事以代者之纖而追咎於前改法者之不善夫自創法亟紀之聖人其孰得免哉可爲兒喜也可謂吾輩之取友不謬者喜也三代

直道之公於讒夫之口而愈昭則世尚可為吾
輩皇皇救世之心未為非也至於得喪之感知
不入兒懷久矣即以世俗之見論兒不過迂迴
年歲耳春夏之交自當入補豈以是為兒慰哉
願兒愈信三代直道之公尚在斯世無墮救世
之志而已不多及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九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八十

卷第八十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 二十三

與顧九疇進士書一 己未

今年春榜中同心唯足下第一天下撥亂之人其露頭角必在始亂之日漢之晉唐之汾陽是也今足下登第之日即不得爲一日太平全盛中朝官此天意不可不仰體也弟已矣制科中

既用不着此等人天下事又未必長用着制科二十年迂闊心腸迂闊學問付之流水矣恨兩世受國恩酬之無地苟故人當軸或一二未議可佐採擇當傾腔不惜耳答人如曹李皆能於干戈中不廢詩歌此天授非人力也人才若不兼人志若太兼今當盡剗文士之習一意匡濟實用書家云衆家可識亦復當緣串耳六義可攻亦復當緣習耳天下未有不串不習而王者

願足下留意斯言若寒溫獎譽他人能爲絜絜不復及未天不遠對晤何時

與顧九疇進士書二 己未

前有書奉寄尚未得報書今天下事急矣儀不能無望於九疇矣今　祖宗有餘澤未斬一主上之失德未甚所以致亂之道不過在二三搢大九疇豈所不知而猶默不一言乎豈非以其威出莽懿之上其毒出振瑾之右而不敢攖其

鋒耶嗟乎使易與之鋒則諺所謂死虎豈必九
噂而能言况天下無不破之局國家無終危之
理　九廟有靈在今日矣足下已通籍金馬門
此事要誰讓乎言而效則宗社受其福言而不
效則萬世存其是使今無人言則遼事必不可
爲遼不可爲則京城終不可守無使他日史書
曰某日遼鎮陷某時京城失守而其前不聞書
曰某言某事爲萬古羞也等死耳兵戈之中士

民流離試覲兩渡之際士之得全者能幾七尺亦非我可主何愛憯乃爾九疇答爲諸生敢訟言宰相之過今已沐國恩當國難豈反有所畏避耶豈答日之傷國體反急於今日之失國祚耶第一男子必有其人願九疇無使它人爲之曰朋友不忠告也

與顧九疇進士書三 己未

前以國患殷急有書達兄願兄一言致亂之繇

大破積習以効拯溺救焚書應已到不知有當於仁兄否仁兄同繇三百五十人此三百五十人者皆翁輩所日夜望而不得與者既已極一時之榮亦須爲圖報之地今三百五十人寂寂不聞上一書者試想江陵不奔喪與此孰急今遂無鄒比部耶翁之言止此矣願兄自擇而已

與顧九疇庶常書四 己未

自春間寄訊以來久久不及聞問仁兄讀中秘

書想益究當世之務天官地理兵農刑穀郊廟
禮樂無不精析條暢有事而挽回造化無事而
增飾太平皆非異人任斷不至僕僕讀文章正
宗唐詩正聲而已也往時趙文肅在館敎習欲
一破舊格唯士之所欲學故得士頗盛今能爾
否耶仁兄試記數年前我兩人撲被寒窗篝燈
風雨時視天祿石渠如天上今仁兄已踐此地
幸弗鎔過若雕鏤繪畫自是文人本色士之餘

緒足以了之非煩全力也總之經世事業必從
立意時不求與世上下操此不求與世上下之
意所爲詩文自超等輩正非兩事弟於兄爲小
友而況兄已爾先達乃復吸吸於左右者以答
聞之師曰士不以窮達異心使以兄之達而藐
夙知固非盛志雅操若以弟之窮而囁嚅不敢
言其所欲言亦非君子之所出也弟有武備志
一書積之十五年矣而成之於兩歲之內今刻

已亟竟未得資斧尚未竣役印行以其序稿呈
覽以弟而欲爲宿將導師應爲仁兄所怪然天
祿石渠雖無我一席至於精析條暢亦安可我
禁也書一出遂與千古共之逝水無及仁兄幸
早以一言砭我別有冒言尤迂戇之槩也并擧
子業一本呈覽風便草草不盡

與顧九疇庶常書五 己未

長卿使歸得拜手敎繼從邸報聞木天新命此

九疇分內事何足爲賀然九疇自此可以自見其九疇矣安得不賀本朝定大難之人大約出自史館草謂史館錮人向九疇宜爲外吏外吏去朝遠不可置一語故諄諄勸九疇以言九疇欲不見之言而見之行今九疇爲文學侍從之官勢唯可以言而不可以行然今不願九疇之有言也何也天下之大事必有其機機無可乘故操一言以冀一于萬卽不聽亦存此義於手

古今爲侍從之官備　天子之禁省天下多故
事機之來正無已時大見之以行小見之以言
俱不患無其機何不深培厚待以相其時乎讀
手書知有倡義之舉江南士人叓傳聞不一此
豈九疇之所謂行乎此必不可行之事度此時
九疇必已之矣天下大勢已去八九譬如萬斛
之舟撼於風濤帆壓桅折非膠底易柁得其款
要不足濟苟徒以人力勝之卽萬夫牽之無益

況一手一足乎天下人不知以翁憤激之衷宜
有喪元之勇此皆不知翁者之所言豈九嚋亦
不知翁至此乎翁尚不可況於九嚋乎今廟堂
之戳人以爲多事不知多事無礙也但有戳則
必有不戳之地譬如盜及於門而奴與婢方毆
詈不已何暇禦盜乎　天子穆穆羣公嚚嚚四
海之內忠者不敢暴其悃勇者不敢效其力奴
雖至肅至懦亦豈失此千載一時舉天下之大

萬姓之命而俱藉福於杳杳冥冥之天地 祖宗之靈此不肖弟之披衣獨坐不寒而栗栗者也九疇其勗之

與姚孟長庶常書一 庚申

孤蘊中相流目者久矣往過吳門非不欲親炙道輝以道兄爲天下有心男子苟無可以溦投冥契便合掉背不相顧不欲爲世人之面交耳友者去年之役名士無幾而道兄遂時與道配

私爲宗社慶自有眞知其可爲宗社慶者不在於識不識也歲杪從獻孺處讀手書推獎過弘名與實背似不可冒當非分以爲道兄之知我也然而其心則淡矣今天下之勢非有不可爲之元氣而有不可爲之痼疾如壯夫多慾中虛邪突遂成痿痺之疾然百節之間五臟之內俱有鬱而不流之精氣得以疏利之劑先決其積疾去其夙根則參术可投而精氣皆應徒調以

蓍苓無益也人之局量本自天成若道兄者正今日之此剗算謂史席從容日有倥偬之機算謂史局閒冷日有擔荷之責養其神於至靜練其力於至紛非靜不足以照遠非紛不足以應卒二十年前之士大夫俱生長太平進趣有常依規循步賢愚不越今非其時矣唯豪杰之士爲能知先先者所以安一身定萬物者也身不先安則物不能定願道兄加意於所知則不肖

未爲跡冒於未同也太夫人觴辭勉如來旨詞荒意常慚悚慚悚

答姚孟長庶常書二 庚申

伏讀惠書深荷惓切且具憂時慟世之衷與措置設施之策俱逈出流輩萬萬今士大夫非頑懦喪心者亦能爲宗周之慮也然大約有三妄意天下之無恙而恐太平之言爲有識所鄙故勉強言之者一也知身家之難保而尚冀萬一

之倖免欲棄身家之營恐爲噬臍之悔故口言
而身實不然者二也了知天下之必不可爲而
復無遠識隨世浮湛姑爲長歎以寄無聊試問
其作何區處非圖苟免于戈即思逃避巖穴故
雖言而不切實者三也若吾兄者方謂之眞能
憂慟者也如此憂慟憂慟不虛如此憂慟憂慟
猶可已耳士大夫苟有功名竹帛之念者各自
有料理然亦大約有三等自藉慧聰而不考今

古之事如學岐黃家言而本草難經名醫之案俱未覩目此不可施行者一也雖詳核古人之書而於今之事勢未揣時宜欲以古法治今時如欲復席地之坐而無奈雙股之拘攣如欲復四馬之乘而無奈驂御之不習此不可施行者二也雖明古之事得今之情而自出機杼不中長短如裁縫欲作無縫之衣小兒欲盪陸地之舟此不可施行者三也若皃如此用心其所揩

設定不使後人笑本朝儒者不過正學之行周

官而禍國祚瓊山之衍大學而無相業也跋子

之望雖狂丘奬不敢替耳第以當今之事無急

於兵食兵食足卽富富卽强名雖富强實卽仁

義故王道之大無過於兵食孟子言其方故制

宅分田養生送死靡不具孝弟忠信制挺撻人

靡不周孔子言其槩故曰足食足兵而聖人之

經綸巳盡如此則不特今日之急也凡有意於

天下者莫急於斯今將不知兵士不習戰不教而殺夫子所非奈右文已久韜鈐莫講典籍散失秘密無傳竊私心憂之久矣故廣搜陰搆求爲兵家之大成如此者十五年今感而遂成之約可二百餘卷已付剞劂而力未能竣先以其序呈覽仁兄苟不以大謬應有以益我也今言富國者滿公車而未見有久長之策遠大之規即一二中要害者亦拘文法而不竟其法之意

必不能以益國而徒以擾民故不揣而言救遊者二條開利源者十條塞利流者三條其言亦平平耳使得其機紐亦可以補萬一也名曰冒言以冒聚歛之名而言之不敢蹈齷齪者之跡然又不當直陳於當宁而僅如杜牧之之罪言而已也唯仁兄裁而教之幸甚別有昨歲所作舉子業一冊并呈左右頃讀惠教尊卷已自甘落第之宜然亦未免與微倖之懷唐人詩曰來

年公道似今年其敢望乎唯兄憐教之或庶幾耳九疇日夕相資琢磨不乏第旅薦中唯一獻孺而饑來驅人不能時相晤言人生相去亦何限耶風便潦草不盡欲語

與姚孟長簡討書三壬申

側聞吾兄渡江孤正在司馬府乞假以爲可晤於金焦北固之間乃啟美歸而孤尚未得假也假必不可得棄事而逃甫即途而先慈之哀訃

至矣先慈與太夫人皆撫孤毋也吾兄致身天
上遂於兵戈盜賊之中得安奉以出孤雖淪落
沉冥亦有石穴水隈可以自老方欲於林屋石
公之間築精舍奉老毋講白業禮法王以此終
其身而竟爲時所強方在遜避之時適逢師旅
之事恐以戰陣不勇居身不孝臨難苟免有負
知巳黽勉戒行膚功未奏而巳抱終天之恨矣
用遴其才天之所棄以孤不肖使操三寸不律

從吾兄於著作之林雖不得讀天祿石渠之書而自畢其業亦可成一家言乃世人耳食以吾兄誤賞其知兵遂復輕信其將略交章不巳至於八九終使兜牟藝苑之中忽有老兵旌旄之下乃有白面此不孝之玷知巳亦知巳之悞不孝也竟以此抱終天之恨叓無所逃罪於天壤矣生平叢過未可枚舉惟於忠孝大節不敢自失脚此亦知巳之所知者一事失步兩節皆虧

悠悠蒼天何以爲儀哉今倣琶妖賊紛起近𡩋敗露追呼之聲𨒫於里巷究其根株實繁有徒消變無法𥁞兹蠢動渫血若川恐終不免荒墓山向辛值利便勉遵遺占力襄窀穸卜於次月之十二日幸龜筮之見許凡人子顯親之道孤百無一有惟以藝苑舊業辱收有道幸非一日墓外之石將以懇之雲杜墓中之石將以懇之江寧然非吾兄惠而錫之以狀則洗慈一生苦

節無以自著蕊蕊四海文章鉅公蘭譜同心俱無出仁兄之右敢以血誠仰干俯允不腆荒儀聊以自表責之禮義爲悠艮多日迫期促不得躬叩錫類如兄或所原鑒臨箋隕越

與顧塵客比部書 庚申

元儀頓首元儀夢寐之間不自謂不識顧先生者葢十年於兹矣然終無繇一面也其無繇一面者天爲之也若兩腕生於儀之身齋沐而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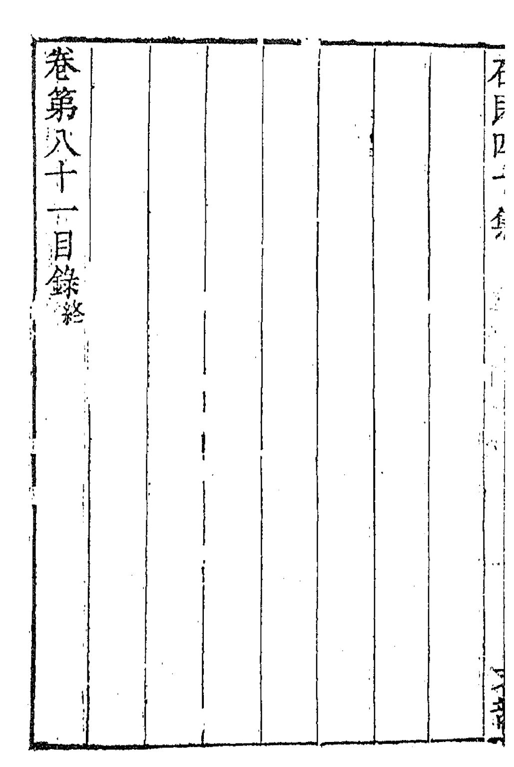
其懇欵方附吾道之末豈遂不可自通於左右而因循至此天耶人耶擢儀之髮不足數儀之罪矣雖然此亦天也蓋機緣不可強也憶在壬子與仲恭周旋長安邸意氣甚密俄而飈風四散仲恭瀕行遺儀書曰樂莫樂於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是時儀自度馬首之南不過在數月中耳不然而三年一合併天實爲之奈何作此不祥語不意其一病困頓數年以來握手者

一度耳天乎天乎豈人為之則不肖於明公之故不言可知矣衷言如雲縷非旦暮可盡當在嗣札拙刻數種并供一噱大約久辱鄉餘矣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八十一



卷第八十一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二十四

與唐存憶侍御書一 己未

去歲病不及抵輦下遂久違明公今天下事一旦至此矣元儀明公鄉里之後進也不宜有所僭言於左右然察明公之見知不特以為鄉里後進也三世八十年叨國之眷分宜効死死無

所避豈復避於知巳之前乎今之患在遼左然元儀上占天下占人秋冬之際遼未易憂也即欲憂遼舉朝巳有所推轂矣然巳破而後用彼難任其咎用而掣其肘人當尸其責願二三大老無以孤注棄彼而明公以萬鈞之絡絡二三大老耳彼疏中身家一言可念也其他迂闊之見有三端明公試亟聽之一曰守城之具今京營之卒十萬雖以明公之巡視潛易其老弱但

積弛之後而前後之命將如此其勝戰與否不能逃明公之知也然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此二語者昔日以語遼左則謬而今日以言京城則未爲非也特無城守之具耳承平久將帥不知兵以爲守城者持弓矢擺雉堞耳嗟乎此何異兒戲也其法亦不難布在方策特俟圍城而後辦則不及矣明公試畱心計之元儀能爲明公言之辦之惜此牘中不能悉之耳昔金人圍汴

有設重樓以禦對樓架衝木以破雲梯者猶不能守今之京師有其人否明公即不信試觀今之遼陽即宋之太原也金攻太原有置虛柵以禦炮通火鞴以破鵝車者今有其人否即可以驗京師也志云三里之城萬戶守之足矣一家三男子則三萬人也以八口計之則老弱五萬人俟運其下今之京城小止能當汴京三之一小則易爲守太約壯丁四十萬老幼六十萬可

矣而以選鋒為遊兵以營卒司統砲守具苟足
糧草自可支虜敢頓兵三月天下勤王之師至
矣慎無如開原自棄而逃也一曰特練之師令
之營軍斷不可以教戰而邊軍尚不足以自守
況又加之抽調乎今不如特設一帥合招五六
萬人須四曹郎銜命而出各招兵五千可益之
為萬而令主將自開幕府招致四方之健決以
及三輔之子弟使之自為教練於昌薊之間而

萬非即使之出關以出關則不暇教練徒益其
坑數耳駐昌薊則北可以遏虜馬南可以援天
津中可以備非常禦寇於門庭爲勤王之倡
必此師也但最難於將耳必其將之肝膽能使
士卒之素信則招也不呼而集練也一教即聽
不然則仍是烏合之衆終無益也嗟乎兩年以
來所設將設兵爲守京守薊之資者有一不驅
之出關否而有一得保全否我師既練虜未叩

闕徐出應之士必超距而請戰矣苟仍躡前轍不如已之以全此數萬生靈也六曰備應之策闘急而告天下則必有勤王之師殘破而愈思奮則必有團練之鄉兵三者皆忠義之門而亦姦宄之藪也然而不得不出於此者以無勤王則坐而致於人無團練則潰而不可底故得失半則姑收其半之功而卽其失之半亦分而易理徐而易置耳然以其殘破而後團練不如先

令事團練也團急而募勤王不如先令備勤王也撫與道皆治兵者也責以特置新兵耙與邑皆牧民者也責以預簡民壯此勤王之備也而民間勤王之師即寓於團練之中天下忠義士不少豈盡如一二邊吏流汗浹踵望風而逃者耶失今不圖事急之日不得不出此姦宄愈多忠義萛宣悔之晚矣此主者愚所謂迂闊之見也朝廷之上亦必有訹及之者矣特恐於張皇

耳嗟乎以今日而言守具猶爲噬臍可曰張皇
耶苟守具非張皇則肘腋之援兵四方之勤王
皆不可已者也天下不軌之徒生心久矣而朝
廷尚欲以靜鎭二字自愚何異臍臟潰而諱言
醫藥也雖然使朝廷之上有一人焉主持之則
事事皆善苟無其人則皆足以爲禍咎于忠肅
一少司馬耳雖主兵事而閣臣冢宰皆元老宿
碩忠肅欲諉亦可諉也以直任之而始成天下

之大功今明公雖不主兵事然亦　天子之所
倚毗而天下之所注目者也顧明公自任而已
任之則宗社可安不任則身家難保利害甚明
何況道理伊尹之任亦如此而已元儀憂憤積
鬱特申奏記以備採擇至於紀綱廢弛賄賂公
行乃搆禍之胎伊誰之咎天下所知旣爲詆枉
善枉克全儀雖不敏不能無望於明公今未敢
深言也主臣

與唐存憶侍御書二己未

昨有狂妄之言上瀆明聽明公虛懷急公或不見督耳今客有徐璉者受知於黃太司馬以親將隨入六軍感時慟世不免再干清嚴遂因其使而陳之夫開原爲東西咽喉之地奴藉以聯絡諸塞者且自遼金元稱爲黃龍府今古重鎭人方疑奴據此以爲根本而乃鹵財帛掠子女復還故巢舉世笑之以爲無長畧太志似也

愚竊以非眞知奴者也奴不合西虜固不敢恣入然當西虜閼刀設誓之時而交通之情早著矣何俟得開原而後遼耶金人得遼黃龍府而即據之者以遼連滿北據此則首尾可擊今奴祇欲西耳撫順諸堡俱在其西亘邊九百里何不從其最近者而反據其最遠者且啓金至阿骨打有言彼衆我寡兵不可分今聞奴知四路進師亦曰彼雖百路我只一路當之今奴兵雖

日增而心腹精銳之卒亦復有限旨據則反退
而非進令人守則兵分而勢減且奴固多疑未
肯委入耳況今未破之鐵嶺尚徙而棄之必不
能出一旅恢復彼所逆料即欲守此亦可徐徐
爲也不特此也開原之所以爲重鎮者非特此
空城以丁戶足以守錢穀足以資也今非開原
之子女玉帛不足以賂西虜而使蹂廣寧一帶
則所遺空城亦復何用此正奴之得策而反以

爲劫鹵自守之賊乎計其屢勝而屢可長驅使
長驅則久無遼亦久無都城矣然彼之所以不
出此者非不知中國之虛實也以熙洽之天下
物力未即頓盡人心未即頓失紀綱未即頓澌
縱一舉而勝海内之勤王蠭起奴何足以當之
此驕劫所以一日而盡反齊城也故种師道有
言女直不知兵豈有深入而能善其歸乎奴之
步步進師者正鑒此也況虜起西北未有不迯

併部落而能得志者故北關可以不吞高麗可以
且不通西虜一日可以不合奴一日不敢長驅今其
時矣而加之徵調不已天下之物力漸竭膏血
不行天下之人心漸去罰典廢弛天下之紀綱
漸滅奴何憂不得志乎而朝廷之上反復泄泄
太疏所謂急則若須刻不可濡遲緩則頓然解
嚴者洞中骨髓今經略出矣而處兵處餉者仍
復如此遼事不可爲已現八九雖有收拾紀綱

亦着耳紀綱不收拾雖積兵積餉而不能存遼
紀綱收拾雖無濟於遼而猶可存天下豈人有
言河北雖陷沒我朝之紀綱豈亦陷沒乎今遼
雖未沒而國家之紀綱則不啻陷沒矣人但知
李撫不可不誅而不知四經敗績之督臣猶可
安坐重鎮徐退以禮耶人但知楊經略不可不
逮而不知輕信西虜不設防禦以致慶雲失守
之撫臣獨可推馮林以出其轂中耶使已不入其

殺中何以揚揚誇美敘功請賞耶即四路進兵之時何不先言天變以重師貞乃至事敗而始歷敘妖變謂爲雖人謀之不臧亦繇天心之未善豈不媿死耶人但知指揮王衛國等爲叛賊親戚宜繫之廣寧城矣而不知南皮之佟卜年乃其親從子弟縱不通謀豈宜仕進而又移之善地耶人但知白雲龍之當賜劍從事矣而不知署道推官鄭一范獨宜開門先遁耶經略一

日未去則賜劍一日未繳而代稱重傷之外不
聞齒及一語豈此劍不能自試又止可一試耶
人但知麻承恩當逮矣而不知不見虜而還與
擁衆萬人而不救開原之李如楨獨止可撤回
戴罪耶人但知劉孔胤之當斬矣而不知臨事
請告之道臣獨可以閑住了局甚可以病痊起
用耶即武弁之中而特肯起用之僉書獨可觀
望不至耶且廣經獄决之總戎願以五十卒報

劾道臣不聞於兩臺而即出之令其報劾者安
在徒使予翁降虜耳今麻劉之案而又欲以馬
贖矣三帥不誅麻必不暝諸僉書不罪劉必不
暝今旣已逮矣而可冥冥不決縣從贖典豈當
事喜怒止在金錢而朝廷紀綱亦止直于馬耶
即朝廷需馬豈罪旣當誅馬不可藉耶兵事各
有王者紀綱之司在於明公明公已無問宰相
再問樞臣矣使不盡發諸姦何以定無老之案

士入讀史至李邦彥黃潛善汪伯彥無不感憤
激烈恨不起九原而加斧鉞生當其時又當可
言之任苟不極言豈不爲終身之悔耶草莽之
士不識時務以爲今天下　祖宗德澤未斬
主上失德不聞止以積弛積玩釀成不可瘳之
勢今但得一御文華面召廷臣究不法者之辜
詰主兵者之責顯行天罰誰敢不振經略素有
敢稱今能珍重賜劍不試於未將之頸仰纓明

詔尊辜其慇懃之囑則紀綱一旦肅然矣蓋軍中戮將出自上裁每至露洩便成大禍故王靖遠斬安敬之頭責蔣貴之死狀不聞賜劍亦於杯酒間行之况一日便宜行事再因將帥先斬後奏明旨昭然豈可畏世威慮身家耶但有物通神廟堂須主持之耳觀其誓神之辭凛凛有氣嗟乎能不受人覬之交際者方能不受遼之賄賂堂堂廊廟有幾人哉能不心赧耶南中臺

省督稱清議自出兵與二載日望剴切之言今事已至此有不能待者不暇遠舉即南中緩急亦相共休戚而空虛已甚禍端且萌兼之江海之盜窺伺根本諸公稔知憚於振刷諱而不言今兵戈鳴妖神見民謠興歷觀種種不止災異應有不軌之徒將欲大舉先扇人心而當事漫不加意友人宋孝廉獻孺以維桑之念痛哭上書雖書生爭然儀文之十年十年以來二人所

日夜講求者也今當事諸公聞其言已數日矣猶無過而問之者豈一旦有事禍獨在民間耶敬以一通呈覽儀生平講求多半迂闊以爲庶備一時之用度世不極刱徒以括聽故縮舌不敢吐半語而私輯武備志一書今宋生義不可忍故聊爲一言而棄置如昨儀何敢復言乎敬錄志之序呈明公覽焉不敢復向他人道也頃讀邸報徐贊善之疏亦儉黍寒續自削公而外

稱之者頗少當事大臣置若罔聞何況草莽之言乎儀雖愚心竊往之遺以書并呈乙覽亦欲明公盡見其狂妄也

與唐存憶侍御書三 庚申

伏接訓諭具仰忠愛之深謀猷之遠朝廷有是人元儀雖可安於草莽矣然而明公知其難必有以圖其易易之道多端明公必籌之熟矣而元儀竊有管窺之見進宋相有言曰有天子起

居而不使吾輩知之者乎此後事之師也而其任者當在宰相今宰相旣不任則必有起而當其任者往書嘗與明公言伊尹之任夫必居其位而後任其事則湯亦不當任桀而尹豈當任天下之先覺乎任此始得機樞天下之事圖之於未流聖賢不能收庸衆之功杜之於未然四夫可以挽造化之命凡蕭墻之禍其起也必在於卒然然而卒然者必有其漸及將發也必有

其端使一一而得其根底即敵國之情妖幻之術亦無所施況朝廷之上乎然而君子之處此亦不易矣不身入於其中則遠而不可幾也欲身入於其中則近而若可需也發之稍早則無事而生事受千古不白之疑發之稍遲則機易失而難遇致終身噬臍之悔而其大要在置成敗於度外人生一死俱不可已古之就大事未有橫生死於胸中而可辦者然成敗易置毀譽難

忘故苟非聞道者卽豪傑之士亦鮮不以毀譽動懷毀譽之悞人耍甚於生死凡此者皆不能忘巳者也不能忘巳卽勲名滿天下功德垂萬世而求之靖獻之衷能無媿乎今事急矣非有一忘巳者必不能任能忘巳然後可以冒天下之嫌疑冒天下之嫌疑然後可以握天下之機樞握天下之機樞然後可以使危而復安早弭蕭墻之禍而徐收盪定之功至其機樞之所在

明公固已籌之熟矣何待後進末學之稱說哉其所叨藉知愛不勝犬馬之私者唯以一斷以仰佐萬一耳別有冒言一書亦以不避聚斂之名而冒然言之故曰冒言然其言平平耳苟得其人而盡其法則亦或可庶幾也若以今之法紀而行之猶夫塡塞公車者耳不敢妄自上陳竊附於杜牧之罪言之後唯明公俯而敎之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一終